

（傳）五代，厲歸真，《畫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人，《畫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Tiger with Cubs》，Cincinnati Art Museum



《虎圖》，岡田美術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5.03.38.03

虎鵲圖研究

宋后楣*

【摘要】虎鵲圖（或稱鵲虎圖）在中國，韓國，和日本，都是一個十分流行的虎畫專題。不少學者對這個有趣的畫題，也曾作過一些論述。但是，有關此一畫題的來源或象徵內含，至今仍然存在著許多疑問，沒有明確的解答。在此文中，我將針對這一畫題，以我個人的研究心得，配合現存畫作，對它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變化，以及它對韓國虎畫的影響，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關鍵詞：虎畫、虎鵲、中國畫、韓國畫、噪虎、乳虎

虎鵲圖（或稱鵲虎圖）在中國和韓國，都是一個十分流行的虎畫專題。不少學者對這個有趣的畫題也曾作過一些論述。① 但是有關此畫題的來源或象徵內含，至今仍然存在著許多疑問，沒有明確的解答。此文將針對這一畫題在中國的建立和它的發展變化，以及它對韓國虎畫的影響，就我個人的研究心得，作一個簡單的介紹。首先，我要說明在此文中所謂的虎鵲圖，是泛指虎畫中有鵲鳥在上方樹梢噪虎的描繪。並非只限於以虎鵲為畫名的作品。根據著錄與現存畫跡來看，最早的虎鵲圖出現於中國明代初期。但是以虎和鳥相配描寫的畫題，早在晉代就已經出現。顧愷之的《歷代名畫記》中就已著錄了虎射雜鷙鳥圖。② 此外， 合虎與鷙（鷹）這兩個各自在天地間稱雄的野獸，作為勇猛的象

＊美國辛辛那堤博物館東亞部　主任

① 정병모，〈호랑이가 전하는 우리의 이야기까치호랑이〉，《무명화가들의 반：민화》（서울시：다할미디어，2011），頁172-215。[Byungmo Chung, “Folk Painting: Revolt of Anonymous Painters,” *Magpie and Tiger: Tales Told by Tigers* (Seoul: Dahai Media, 2011), pp. 172-215.] 板倉聖哲，〈鵲虎圖〉，《國華》，總1415號（119: 3）（2013年10月），頁28-32。

②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畫史叢書（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4），卷5，頁6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徵形象，也早自漢代就已見於中國文學。如「虎鶡之士。」③

中國最早的虎鶡圖描寫，我們今日雖已無法得見。但是，這一傳統畫題，仍然可以從一件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傳稱厲歸真的虎畫冊頁中，略見蹤影（圖1）。在此圖中，畫家描寫一虎於溪畔飲水。虎身旁的老松上方，一隻老鷹正俯身注視著虎。此畫是代表中國早期畫虎十分珍貴的一件存世作品。它不但保留了早期虎鶡圖的基本形象，而且也為早在晉代已經流行的一個典型虎姿，「伏石飲水」提供了一個例證。④

到了宋代，虎畫已經形成畜獸類中的重要畫目。而且多人專精。有所謂的包家樣（包栐與包鼎）和趙家樣（趙邈齯）。雖然宋代虎畫，流傳甚少。但是，據著錄畫目及尚存於日本的多本牧谿畫虎及其傳抄作品，我們仍可略知此時畫虎，已經發展出極高的水準。不但有虎在山林間行走活動的各種典型化的寫實姿態，如出山，飲水，臥虎，嗜掌，和乳虎。更有以虎在中國文化中的定義和象徵性，及它與宇宙陰陽之互動，而創出的超越寫實範圍以外的嘯風和高視兩個典型姿態。這些典型虎姿，都成為後代畫虎的重要範本。此外，宋代更為虎畫建立了儒道倫理的新內涵，如渡虎圖和乳虎圖。有關此期發展的詳細討論，因已另見其他著述，在此不再重複。⑤

除了以鶡（鷹虎）相配而成的虎鶡圖以外，宋代畫虎，也常在虎上方的樹梢，添加一些驚呼的鳥雀。並以此描寫鳥雀噪虎的自然景觀。宋代著錄中，有關此景的描述甚多。如：

李薦（1059－1109）題乳虎圖：

>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牡牝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

③ 見〈虎鶡〉，《中文大辭典》（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0），冊8，頁292。

④ 有關此圖的詳細討論，請參閱Hou-mei Sung,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51-153.

⑤ 有關畫虎在中國繪畫史中的發展及宋代畫虎經典樣式的建立，請參閱Hou-mei Sung,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pp. 137-170.

噪其上。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群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⑥

王安石（1021－1086）題虎圖：

壯哉非羆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眾史如庸奴。神閒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上俛噣如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⑦

劉才邵（1086－1158）題仲兄和仲畫虎圖詩中有云：

寒雲韜日風搖山，鶻鵃鳴噪飛復還。黃茅枯木轉蕭瑟，有虎引子來其間……。⑧

元代虎畫的資料較少。具有名款和可考年代的作品更少。但是，由著錄中對虎畫的形容來看，眾鳥噪虎的景觀，仍然繼續流傳。只是在蒙元異族的統治下，此時畫虎又添加了表達漢人憤悶不平心聲的寓意。如顧瑛（1310－1369）曾題百禽噪虎圖詩：

短草空山怒養威，百禽驚噪向斜暉。寢皮食肉堪憐處，且喜將軍出獵稀。⑨

明代永樂朝，宮中畫院再度興起。⑩ 宮廷畫家趙廉以畫虎聞名。號稱趙

⑥ 李薦，《德隅齋畫品》（上海：畫品叢書本，1982），頁163。
⑦ 王安石，《王荊公詩注》（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7，頁1。
⑧ 劉才邵，《櫧溪居士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22-23。
⑨ 顧瑛，《草堂雅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7，頁16-17。
⑩ 有關明代宮中畫院的再興，請參閱宋后楣Hou-mei Sung, 日近清光 *The Unknown World of the Ming Court Painters: The Ming Painting Academy*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2006).

虎。而且趙廉的畫虎與蔣子成的佛道人物，邊文進的花鳥，並稱為禁中三絕。⑪此時畫壇最大的改變，是宮廷繪畫的政治化。由於明初畫院在制度上的巨大變革，導致了宮廷畫作以宣揚宮中政教信息為目標。這一轉變，也明確的反映在許多新創的畫虎題材中。如以白虎來表彰明君在世的騶虞圖（圖2）。⑫此期畫虎，另一有趣的新發展，就是虎鵲圖的建立。此圖以喜鵲替代其他鳥雀，在樹上噪虎。這一新發展，也明顯的反映在明代有關畫虎的題跋著錄中。如費鈇（1483－1548）在他為少司空顧新山所題的猛虎圖中，有云：

> 吾聞世有真虎真猙獰，山中一吼山石崩。狐狸魍魎夜半不敢出，林梢驚鵲爭喧鳴。⑬

明代為何以喜鵲代替其他鳥雀？喜鵲與虎有何相關？為何噪虎？虎鵲圖是否有特殊的寓意？ 其寓意為何？ 這些疑問，都是是我在此探討的主題。此前，大多學者，對虎鵲圖中虎鵲相配的解釋，都認為是畫家要以「喜鵲報喜」來增添畫中的吉祥意味。這固然是明顯又合理的一項解釋。但我以為，明代虎鵲圖的建立和流行，還有更直接的因素，和獨特的時代背景。在討論此點之前，我要先略論一下鵲鳥在明代的興起和象徵寓意。

雖然中國古代以鵲鳴為喜的傳統，可兆溯自唐代。但是以喜名鵲，通稱喜鵲，則是明代以後才漸普遍流行。此前多稱乾鵲。⑭又以喜鵲作花鳥畫中主題來描寫，也始於明代。最早以畫喜鵲著稱，並以其名「喜」字開創出許多新畫題的畫家，應是明初永樂朝的花鳥大師邊文進。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邊文進作品中，如春花三喜圖，栗喜圖（圖3），四喜圖（原稱趙昌）（圖4），和克

---

⑪《江南通志（乾隆版）》，卷170，頁114。

⑫ 有關明代騶虞圖的開創和現存畫蹟討論請參閱宋后楣Hou-mei Sung,“Chinese Tiger Painting and Its Symbolic Meanings -- Part II: Tiger Painting of the Yüan and Ming Dynas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XXXIII: 6 (1999.1-2), pp. 32-45 and Hou-mei Sung,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pp. 159-163.

⑬ 費鈇，《費鐘石先生文集》（臺北：中央圖書館，明版）卷2，頁8-9。

⑭ 見〈鵲，鵲喜，鵲噪〉，《中文大辭典》冊10（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0），頁773-775。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利夫蘭博物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的三友百禽圖（圖5）都是以喜鵲為主題構成的畫題和寓意。⑮ 繼邊氏之後，林良和呂紀也多畫喜鵲。⑯

明代喜鵲的興起，除了成為花鳥畫中的流行主題之外，更進一步發展出新的象徵內涵。這一重要發展，可見證於一個由明代宮廷畫家呂紀開創出的新畫題，鷹鳴聽澗（英明聽諫）。（圖6）據筆者由明代著錄查證，可知此畫題是呂紀用同音字巧妙的組合成的一個雙關語信息。呂紀以畫中獨立於高崖的一隻雄鷹，來代表君主。又以下方對著雄鷹呼叫的一群喜鵲，來代表勇於進諫的朝臣。同時，以諧音的鷹/英，明/鳴，和澗/諫來示意。呂紀所創這一既有趣又具教化性的新畫題，深受孝宗獎賞。並且還用來教育皇子。⑰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喜鵲，已經不只是代表吉祥寓意的單元象徵，它更與鷹鳥和澗水相結合對應，形成一個更加豐富的象徵語言，和針對當朝時政設計的信息。

然而，呂紀英明聽諫圖中，這一更加擴充的喜鵲象徵形象，卻並非由他開創。最早以鵲鳥代表朝臣的，應是活動於元末明初的重要政治家和思想家劉基（1311－1375）。⑱ 劉基在加入洪武帝的陣營，並成為明太祖的心腹之前，面對元末政治社會的巨大震蕩，於1358年，以寓言體寫成了表明其政國安邦的思想和主張的散文集，郁離子。其中一篇，名為噪虎。其原文如下：

>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為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揚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幾之山，幹鵲所巢，有虎出於樸簌，鵲集而噪之。鴟鴞聞之，亦集而噪。鵂鶹見而問之曰：

---

⑮ 有關邊文進和他的花鳥畫作品的詳細討論，請參閱Hou-mei Sung, “Bian Wenjin and His Flower-and-bird Painting,” *Oriental Art*, XXXVIII: 3 (Autumn 1992), pp. 154-164.

⑯ 有關林良和呂紀畫中添加喜鵲之圖例，請參閱Hou-mei Sung,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Cats. 10-11, 32, and 37, pp. 10-11, 75, and 89.

⑰ 有關由呂紀所創新畫題鷹鳴聽澗（英明聽澗）圖的詳細討論，請參閱Hou-mei Sung, “The Eagle Painting Themes of the Ming Court,” *Archives of Asian Art*, XLVIII (1995), pp. 48-63.

⑱ 有關劉基生平資料，請參閱《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家圖書館，1965），頁842-843。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鴝鵒，鴝鵒無以對。鵂鶹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為？』」⑲

由上文可見，劉基以虎，鵲，鴝鵒，鵂鶹的比喻和對話，寫出這一生動有趣，又充滿智慧的故事。噪虎一文，在中國寓言體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繪畫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的影響。首先要提出的是，劉基在元末作此文時，尚稱鵲為乾鵲，不稱喜鵲。可見喜鵲一名，在元末尚未普遍流行。此外，群鵲鳥噪虎，雖然是一個自然景觀，但是對鵲鳥為何要噪虎，此前無人給予解答。劉基經其噪虎一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以中國宇宙自然觀為基礎的解釋。並且，也因此開創了虎鵲圖在明初的形成和寓意。更重要的是，劉基在此文中首先以鵲鳥比喻朝臣。我以為劉基此喻，不但是是呂紀英明聽諫圖的先驅，也是虎鵲圖在明代大為盛行的主因。

現存畫作中，描寫群鵲噪虎的中國畫作，據我所知至少有下列三件：

1. 元人畫虎軸，臺北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本）（圖7）
2. 乳虎圖軸，日本，東海庵（以下簡稱東海庵本）（圖8）
3. Tiger with Cubs, Cincinnati Art Museum 乳虎圖軸，美國辛辛那堤博物館（以下簡稱辛本）（圖9）

此上三圖，辛本作者徐貴，經筆者查詢，已知為成化時期的宮廷畫家。⑳故宮本雖稱為元人所作，但由其風格來看，應與東海庵本同樣，是出自明代宮廷畫家之手。㉑ 東海庵本，較之辛本，用筆技法更加細緻精深。對虎的形貌和

⑲ 劉基，《誠意伯文集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7，頁12。

⑳ 有關辛本乳虎圖及其作者徐貴的詳細討論，請參閱Hou-mei Sung, “Tiger with Cubs, a Rediscovered Ming Court Painting in the Cincinnati Art Museum,” *Artibus Asiae*, LXIV: 2 (2004), pp. 281-293.

㉑ 有關故宮本元人畫虎圖的風格討論，請參閱Hou-mei Sung,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pp. 143-145.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神態描寫，也更加生動和寫實。應是明初宮廷大家之作。雖然三圖中，松樹上的鵲鳥數目不一，或二隻或四隻。下方虎的姿態也各異。如故宮本描寫的是一隻獨立的出山虎，其他兩本都是以母虎伴同三隻小虎的乳虎為主題。但是，這些畫中都可見到劉基文中所形容的群鵲噪虎的景觀。東海庵本所描繪的乳虎之景，較之辛本，不但水準更高，而且更忠實於宋代乳虎圖的原樣描寫。宋代流行的乳虎圖，雖然今日已無法得見，但是，我們仍可從宋代著錄中，獲得不少有關此圖在當時描寫的若干細節。其中最詳盡的形容，來自宋代的知名學者劉才邵（1086－1158）。劉氏在他的《檜溪居士集》中有「題仲兄和仲畫虎圖」一詩：

> 寒雲韜日風搖山，鶻鵃鳴噪飛復還。黃茅枯木轉蕭瑟，有虎引子來其間。一兒儘有食牛氣，跑空人立肩侵耳。一兒就乳方低身，只欲攙前不知跪。大虎垂頭蹲更促，吐舌宛如牛舐犢。豈知愛子物皆然，但教生獰貪獸肉。從來倚伏理難齊，一朝力盡還悲啼。攫頭銜尾遭熊豹，有眼誰云百步威。君家畫軸雖填委，難似此圖有深旨。欲令觀者知觀身，不在丹青畦徑裡。君不見漢家豪奪聚斂臣，乘時擊斷屠齊民。磨牙利吻事膏血，千載想見猶酸辛。深文厚斂雖同苦，以酷視貪不猶愈。可憐當路盡豺狼，獨使寧成名乳虎。㉒

由以上劉氏題跋，可知此畫無疑是一張描寫乳虎圖的作品。他對畫中景象的具體形容，如：「一兒儘有食牛氣，跑空人立肩侵耳。一兒就乳方低身，只欲攙前不知跪。大虎垂頭蹲更促，吐舌宛如牛舐犢。」都與東海庵本所描繪的乳虎景象互相吻合。雖然，東海庵本和辛本都是描寫松下一母三子的乳虎之景，而且，三小虎的位置大致相同（一隻依偎在母虎右前腿旁，一隻躺在母虎前方地上，一隻趴在母背上（或稍後））。但是，兩畫中的母虎姿態不一，東海庵本中的母虎，俯首低身，基本上是高視姿態。唯一的改變是，為了要督促躺在地上的小虎就乳，母虎提起了左掌。辛本中的母虎，則以嘯風姿表現。前腿直立，挺身而坐。此姿令躺在地上的小虎，不再能靠近母親就乳。而且，東海庵本中那隻趴在母虎背上的小虎，也被移動到母背之後。辛圖中這些變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㉒ 劉才邵，《檜溪居士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22-23。

都使母虎與小虎之間的關係，較東海庵本更曖昧不明。這也顯示出畫者徐貴，很可能從未見過真虎此景。只是從前輩師傳的稿樣入手。因此，不免對早期乳虎圖的樣式產生一些誤解或變更。此外，在東海庵本圖中，松樹上方的四隻喜鵲，都傾身俯首，正十分興奮的對著虎鳴叫。但辛本中，不但喜鵲減少至兩隻，而且兩鳥與虎之間的關係，也已經不甚明確。如此看來，東海庵本不但最足以代表宋代乳虎圖的古典造形，圖中所描寫的四鵲噪虎圖式，也應是虎鵲圖中，較早的明代宮廷樣式。明代宮廷畫，既以多含政治及倫理寓意著稱。東海庵本的四鵲噪乳虎圖樣，是否也不例外？此圖的寓意為何？首先，看虎的寓意。根據宋代畫虎的題跋著錄可知，宋代以乳虎代表暴政。因而有寧成號乳虎的典故。㉓ 再看群鵲的寓意，前述劉基在噪虎的寓言中已經以群鵲代表朝臣。結合兩者，則此畫中的信息，應是以群鵲噪虎來描寫群臣對時政的不滿。但由於目前有關此畫，及現存明代虎鵲圖的資料不足。有關此畫作者的確切動機和用意，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明初宮中對群鵲噪虎的描繪與風行，雖然淵源於劉基噪虎的寓言，但是，隨著時代的遷移，後期畫家，即使仍然繼續遵循這一有趣的畫題和圖樣傳統，但是，他們對此圖初成時所代表的原意和比喻象徵，卻未必知曉。

更有趣的是，由中國虎鵲畫發展出的諸種樣式，許多都被忠實的保留在韓國虎畫中。而且繼續發展變化。走向更為本土化的風格樣式。如韓國畫家申在鉉所作的鵲虎圖（圖10）。㉔ 雖然此圖已經變成十分平面化和於裝飾化的民俗畫，但是，畫中母虎的嘯風姿態，仍與辛本相同。而且，松上四鵲噪乳的取景，和三小虎的位置也仍與東海庵本相接。只是三小虎的姿態已經逐漸變更，如東海庵本中躺在地上的小虎，已起立行走。又東海庵本中依偎於母虎身旁的小虎，已變成與母虎同樣的嘯風姿。東海庵本中趴在母虎背上的小虎，也換成側面行走的姿態。同時，四鵲噪虎的形象，也更加突出和彰顯。另一件由韓國

㉓ 請參 Hou-mei Sung,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pp. 137-170.

㉔ 신재현（申在鉉），《까치호랑이》（서울：삼성 미술관 리움，1934）。[Shin Jae-hyun, *Tiger and Magpie* (Seoul: Leeum, Samsung Museum of Art, 1934).]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漢城私人收藏的鵲虎圖（圖11），也以乳虎為主題。㉕ 但此圖作者，以出山虎姿描寫母虎。三小虎與申在鉉本相近。松上只見兩鵲，但仍明顯的在噪虎。又在美國弗瑞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的收藏品中，也有一件描寫乳虎圖的作品，Tiger with Cubs and Magpies（圖12）。據圖中所畫樹石，虎面，和虎紋的用筆風格判斷，此圖也應是韓國畫家臨仿明人畫虎的作品。畫中的母虎，以出山姿態站立。身旁只有兩隻小虎，一隻仍依偎於母虎左側，另一隻則仍如和東海庵本的小虎一般，作仰臥狀躺在在母虎右前方的地上。松樹上的兩鵲也仍在噪虎。此外，近期日本學者板倉聖哲在日本《國華》期刊中，又介紹了一件韓國的鵲虎圖（圖13）。㉖ 此圖描寫松下一隻出山虎，取景及虎姿都與故宮本相近，但更加簡化。松上只見一鵲在噪虎。

由以上這些韓國的鵲虎圖看來，韓國虎畫，是從中國的虎畫的傳統主題和圖樣，出入變化發展而成。而且，通稱的鵲虎圖，其實是結合了中國宋代建立的出山，嘯風，高視和乳虎等由傳統虎姿形成的主題，和明代新興的群鵲噪虎的子題而成。但是，儘管韓國畫家，對群鵲噪虎有獨特的興趣和發揮。但是他們對中國劉基噪虎的典故和寓言，很可能是一無所知的。

鵲虎圖雖然在韓國延續和盛行，但在中國，至明代以後，卻逐漸消失。據我所知，清代的虎鵲圖只有一件。而且與上述明代作品的描寫方式，差別甚大。這件作品就是Tiger and One Hundred Birds（圖14），現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Museum）。此圖右上方，有後人添加的徽宗偽款，云：「荊浩妙筆，宣和御覽」畫押，和三印（宣和，宣和殿寶，內府圖書之印）。又有清代俞樾在裱絹上的題簽。兩者均將此畫訂為曾經徽宗題識的荊浩作品。但由畫中山水樹木的造型和用筆所顯示的風格來看，此畫應是清代作品。

此圖描寫一虎蹲坐於一株茂盛的巨松之下。四周有流泉，枯木，山石。上空雲間又有一輪明月，顯示著此為夜景。上百隻的喜鵲散布各處。或飛，或鳴，似在噪虎。虎亦張口仰首，對著前方樹上的眾鵲作怒吼狀。但與前述明代的虎鵲圖相比，此圖取景，不再以近景虎鵲間的互動作為描寫的焦點和主題。

㉕ 有關韓國畫虎諸圖的討論請參閱정병모，《무명화가들의 반：민화》，pp. 172-215。
㉖ 板倉聖哲，〈鵲虎圖〉，頁28-32。此圖現藏日本岡田美術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是以山林間百鵲噪虎的特異景觀入手。這也似乎反映出，此圖雖然仍繼續描寫明代開始流行的鵲虎圖，但作者已脫離了此圖在明初直接由劉基噪虎寓言而建立的傳統圖樣和寓意。

總之，由以上討論可見，元末劉基在其噪虎一文中對群鵲噪虎景象的形容和寓言，不但啟發了虎鵲圖在明代初期的形成和風行，而且劉基以喜鵲代表朝臣的比喻，也為明代花鳥畫的象徵語言開拓了新的領域。此外，劉基噪虎的典故和虎鵲圖在明初的象徵寓意，雖然未必為後世的中國和韓國畫家所知曉，但此一有趣的畫題和描寫卻超越時空，流傳至今。

後記

本文的部分內容，曾於2014年3月29日應邀參與韓國Gyeongju Minhwa Forum 2014研討會中，演講發表。此文初稿寫成於2014年8月。此文中所用韓國虎鵲圖片資料，由鄭炳模教授協助提供，在此特表致謝。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王安石
《王荊公詩注》，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李薦
〈德隅齋畫品〉，收于安瀾編《畫品叢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畫史叢書，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4。
劉才邵
《 溪居士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劉基
《劉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顧瑛
《草堂雅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費錂
《費鐘石先生文集》，臺北：中央圖書館，明版。
乾隆版《江南通志》，卷170，頁114。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家圖書館，1965。
《中文大辭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0。

近人論著

정병모
2011〈호랑이가 전하는 우리의 이야기까치호랑이〉,《무명화가들의 반 : 민화》，서울시 : 다할미디어，頁172-215。
Byungmo Chung
2011 “Folk Painting: Revolt of the Anonymous Painters,” *Magpie and Tiger: Tales Told by Tigers*, Seoul: Dahai Media, pp. 172-215.
板倉聖哲
2013 〈鵲虎圖〉,《國華》，總1415號（119: 3）（10月），頁28-32。
Itakura, Masaaki
2013 “Magpie and Tiger,” *Kokka*, no. 1415 (119: 3) (October), pp. 28-32.
Sung, Hou-mei
1992 “Bian Wenjin and His Flower-and-bird Painting,” *Oriental Art*, XXXVIII: 3, pp. 154-1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5 “The Eagle Painting Themes of the Ming Court,” *Archives of Asian Art*, XLVIII, pp. 48-63.

1999 “Chinese Tiger Painting and Its Symbolic Meanings -- Part II: Tiger Painting of the Yüan and Ming Dynas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XXXIII: 6, pp. 32-45.

2004 “Tiger with Cubs, a Rediscovered Ming Court Painting in the Cincinnati Art Museum,” *Artibus Asiae*, LXIV: 2, pp. 281-293.

2006 日近清光 *The Unknown World of the Ming Court Painters: The Ming Painting Academy*,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2009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傳）五代，厲歸真，《畫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內府騶虞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邊文進，《栗喜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傳）宋，趙昌，《四喜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邊文進，《三友百禽圖》，Cleveland Museum of Art
圖6　明，《Eagles and Magpies》，Cincinnati Art Museum
圖7　元人，《畫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虎圖》京都，東海庵
圖9　明，《Tiger with Cubs》，Cincinnati Art Museum
圖10　신재현（申在鉉），《끼치호랑이》，1934年，
圖11　조선，《까치호랑이》서울개인소장（首爾，私人收藏）
圖12　明，《Tiger with Cubs and Magpies》，Freer Gallery of Art
圖13　《虎圖》，岡田美術館
圖14　明，《Tiger and One Hundred Birds》，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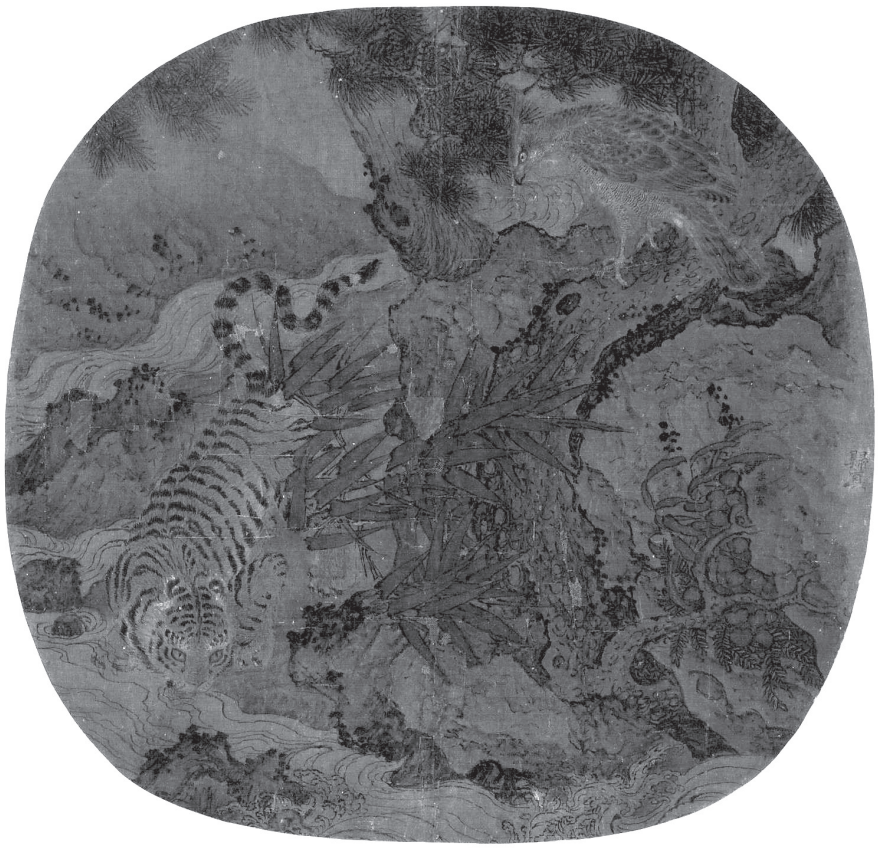


圖1　（傳）五代，屬歸真，《畫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內府騶虞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 明，邊文進，《栗喜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　（傳）宋，趙昌，《四喜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邊文進，《三友百禽圖》，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　明，《Eagles and Magpies》，Cincinnati Art Museum



圖7　元人，《畫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8 明，《虎圖》京都，東海庵



圖9 明，《Tiger with Cubs》，Cincinnati Art Muse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0　신재현（申在鉉），《까치호랑이》，1934年，삼성 미술관 리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 조선，《까치호랑이》서울개인소장（首爾，私人收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　明，《Tiger with Cubs and Magpies》，Freer Gallery of 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3 《虎圖》，岡田美術館



圖14 明，《Tiger and One Hundred Birds》，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search on the Depiction of Tiger and Magpies

Sung, Hou-mei
Cincinnati Art Museum

Tiger and magpies (huque or hu-ch'ueh 虎鵲)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iger painting themes found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Many scholars have commented on this interesting motif, yet so far no one has yet provided any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 of this interesting design and its symbolic content. Inspired by the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is topic by scholars in both Korea and Japan, I have further explored this specific topic. In this article, I will introduce some of the major findings of my initial investigation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theme in China using both written records and surviving paintings.

Keywords: Tiger painting, Tiger and Magpie, Chinese Painting, Korean Painting, Shooing Tiger, Tiger and Cub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